

臺灣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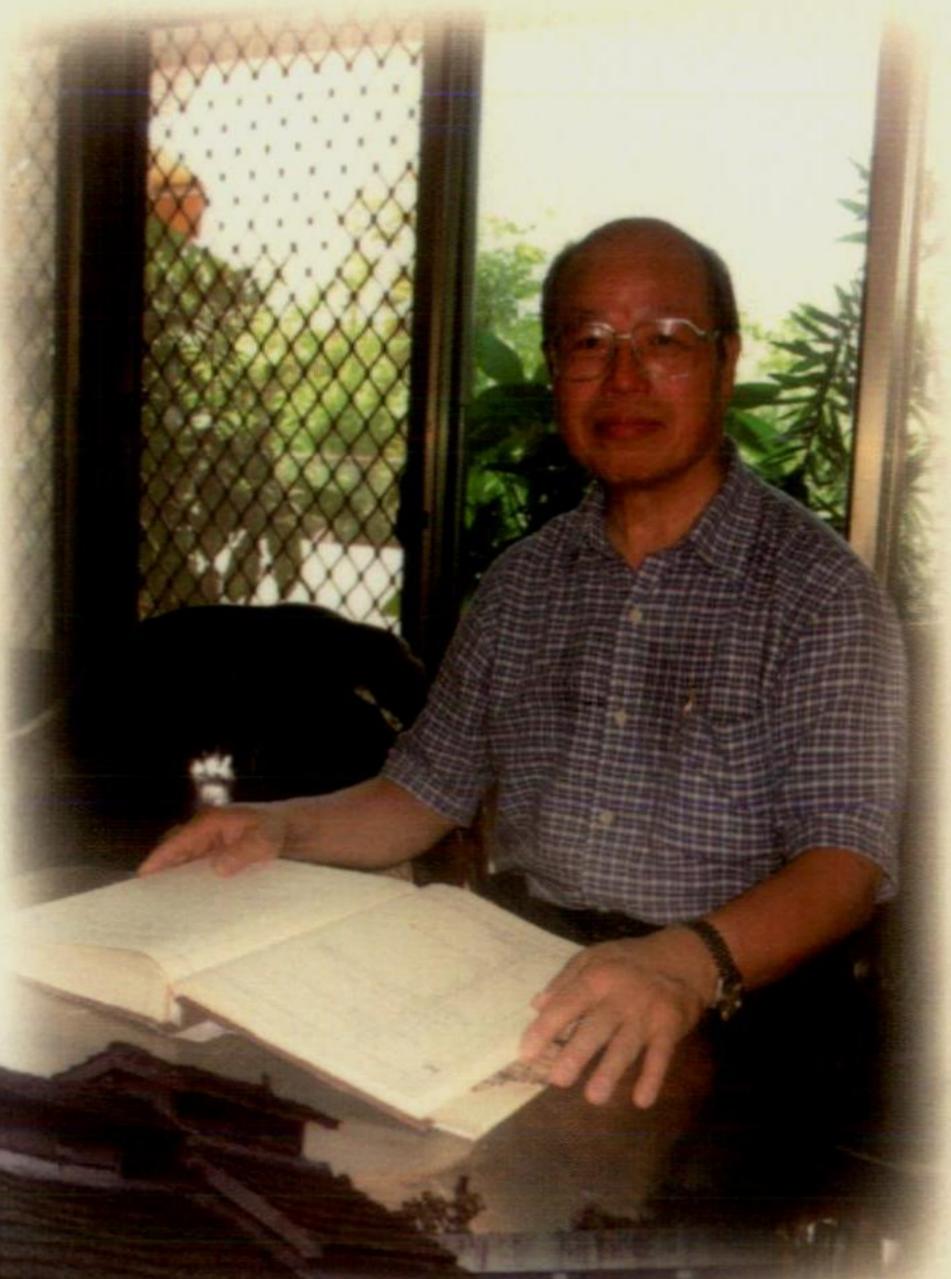
別冊

23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臺灣傳統農村的穀倉—

鼓亭笨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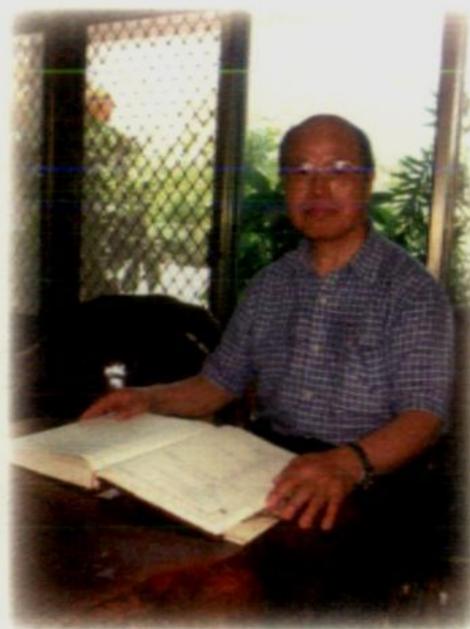
文/圖 邱淵惠

江樹生教授榮獲

「總統文化獎—百合獎」

報導 38

台南縣政府新聞室



手工牽紗、打造溫鍰

—消逝行業「打綿被」

訪談 46

訪談：李維真、陳惠芳

記錄：陳惠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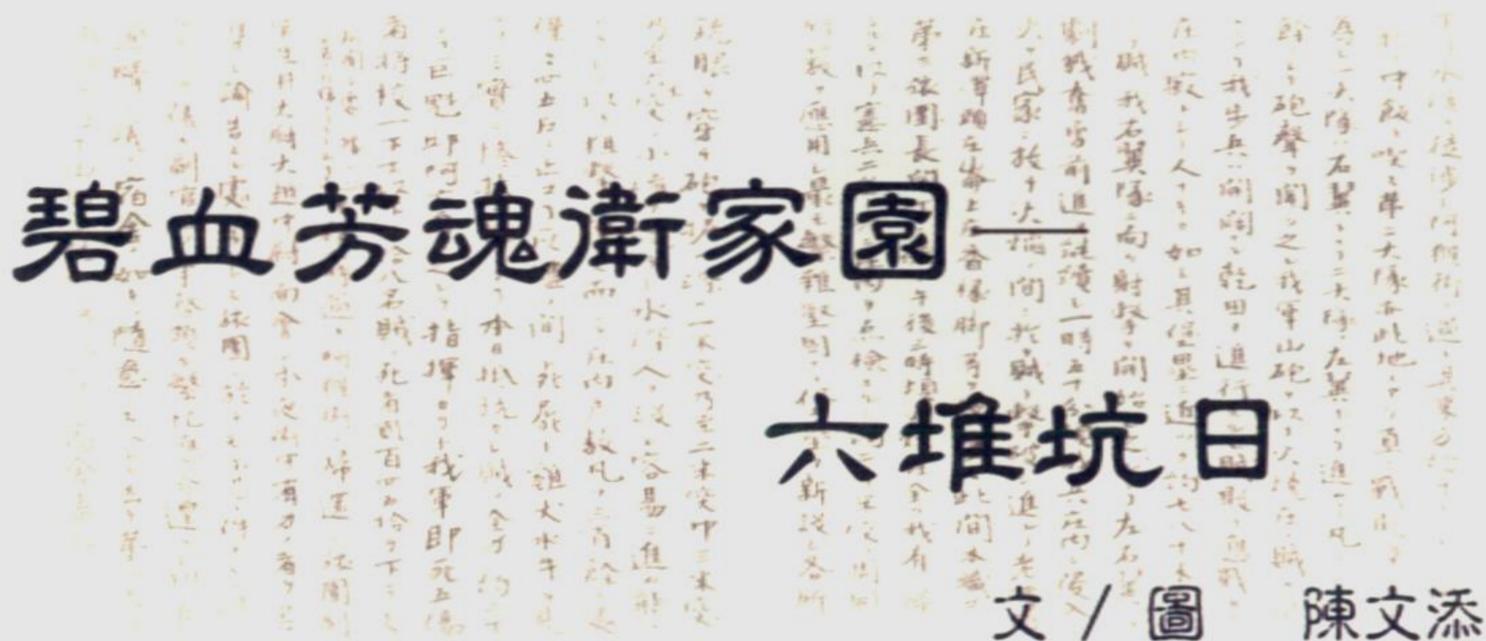
展陳中的

原住民文物介紹 59

文 / 俞惠鈺

攝影 / 方濟龍





第二師團枋寮北進

數年前，有幸赴屏東市查看日治時期有名的日本陸軍飛行第8聯隊所在地及其宿舍等，當時即聽聞附近曾有慘烈的抗日事件，民宅被燒毀情況極為嚴重。及至今年，本館受客委會之託蒐集『六堆』關係資料，不經意之間，在本館日治時期檔案及總督府關係出版品中，發現『六堆』抗日史料，特加整理，彰顯六堆精神。

此六堆抗日事件，發生在日本來臺的第一年，即西元1895年，日方的軍隊是第3任總督，時為師團長乃木希典所率領的第2師團。日本的第2師團是日本最早設立的六個師團之一，係於明治21（1888）年改編自仙台鎮臺，首任師團長即是第5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甲午戰爭之時受命動員出征，在戰爭末期和海軍聯合艦隊會同，參與攻陷山東半島威海衛的戰役，之後駐防遼東半島金州城。乃木希典是在1895年4月5日接任第2任師

團長。到這年5月，近衛師團受命改隸樺山資紀總督指揮，以作為接收臺灣的後盾，到了8月在臺灣面對各地抗日事件，總督府改為軍事組織，命令近衛師團停留彰化，不得往南再前進。但另一方面日本戰爭最高指揮部一大本營則編組南進軍，準備一舉攻下劉永福據守的臺南城，同時也派預備役陸軍中將高島鞞之助為南進軍司令官並兼臺灣副總督職。為加強兵力，乃木希典率領的第2師團也運送到澎湖，改歸樺山總督統轄，其主力是由少將山口素臣擔任旅團長的步兵第3旅團。10月8日在馬公港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作戰方針，第2師團於10月11日，在海軍護送下登陸屏東枋寮北上進軍臺南，以南北夾擊臺南。10月21日第2師團最先攻進臺南，使得有意讓近衛師團取得先入臺南城之榮耀的高島軍司令官頗為不滿。之後樺山總督南下臺南，宣布全臺已經平定。而近衛師團轉戰臺灣5個月，師團長皇族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又告病逝，乃將防守任務移交第2師團後陸續返國。

六堆截擊故佈疑陣

依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資料顯示¹，日軍和六堆的衝突是發生在1895年11月，先是原駐防鳳山的部隊，派出2中隊（連）分駐磚仔礮庄，在11月10

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二），（台北：盛進商事株式會社，昭和13年），頁477-478。

日進行偵察時在阿猴（屏東市）南邊發生槍戰，欲入麟洛庄偵察又被地方人民告以閩客兩族不往來，不瞭解道路狀況。及經由野地入麟洛庄後，先聽到槍響，到竹駕庄（今內埔田中村）擊敗百餘名「土匪」。之後回麟洛雇用嚮導欲到杜君英庄（今內埔建興村），在到達西勢河，先遣少數探查部隊已渡河，主力仍在河的另一邊時，故意將已過河少數士兵引到西勢河易攻難守的絕地。在和主力部隊不能聯絡的情況下，一行人受到數百位身著白衣持槍庄民的襲擊，一行人不得已右轉到河口沿北邊退却。這些人且戰且走，傍晚到達阿猴，最後勉強回到磚仔礮庄。計有士兵戰死3人，負傷及失蹤者各2名。由此可知，在此地人民於兵不厭詐的考慮下，曾設計誘殺少數日本兵，而且先前不告知日軍進入麟洛路線的，可能也是「六堆」民眾，故意要讓日軍浪費行程，以讓自身有更充分的準備時間。之後六堆的粵籍人士認為日本人無甚本領，不足掛齒。舊清時代武官吳光忠也率領部下占據萬鑾庄，也就是在這種情況，發生日軍和六堆民眾在火燒庄展開激烈戰鬥的這一幕。

火燒庄前死傷枕籍

此次戰役的日軍指揮官是前述第2師團轄下的第3旅團長山口素臣少將，他帶領的部隊是少了一大隊的步兵第4聯隊（團）、騎兵一小隊（排）、砲兵一大隊（砲12門）、工兵二小隊，此外還有衛生隊、彈藥縱隊。一

行是在11月24日離開臺南，經鳳山後，於11月26日在「土匪」巢穴的火燒庄處展開激烈戰鬥。此次戰鬥的經過及結果，依據27日由在臺南第2師團參謀長大久保利貞打給總督府的電報顯示：

山口少將所率領支隊，於昨日中午攻擊據守火燒庄（今長治鄉長興村）附近的1500名賊人，在劇烈戰鬥後攻占之。另外，千田中隊在上流擊退賊兵七八百人。我方的死傷人員為草割少尉以下40人，「賊」人的死亡人數約200人。

另外，臺灣總督府在此處的民政機構—臺南民政支部鳳山出張所處，在部隊出發之前亦由出張所長柴原龜二派出2位官員隨同軍隊作戰，並進行民政上的各項宣導，他倆提出和六堆義民在火燒庄處的戰鬥經過以及客家庄情況極為實在：

11月26日 晴

清晨4時起床，6時30分尾隨第一大隊，經過磚仔碓徒步過下淡水溪，再經阿猴街，於其東方一千公尺之旱田吃中飯，第二大隊亦在此地，立即從事戰鬥準備。第一大隊為右翼，第二大隊為左翼，前進約三百餘公尺，聽到砲擊，此為我軍以山砲向在火燒庄之賊挑釁，我步兵於寬闊之旱田行進，「賊」不敢應戰，

庄內靜寂如無人之境。接近堡壘約七八十公尺處時，「賊」開始向我右翼隊射擊，由此時起左右兩翼奮勇戰鬥前進，於1時50分左右，我士兵攻入庄內，放火燃燒民房，從火焰之間攻擊破賊，進而燒燬老潭頭庄、新潭頭庄、崙上庄、香緣腳（今長治鄉潭頭、進興、崙上、香揚等村）等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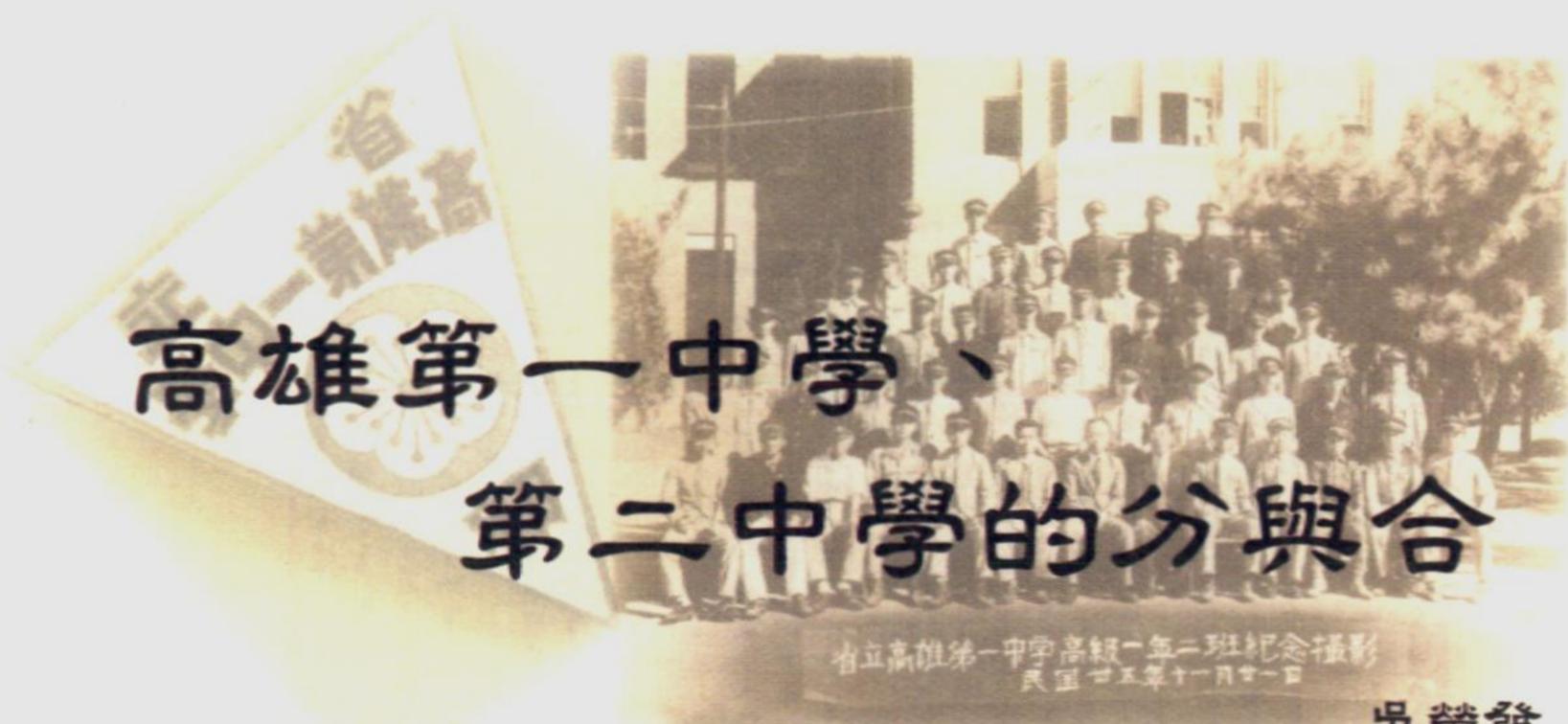
這段期間，職等均隨第三旅團長閣下，下午3時左右，火燒庄盡歸我所有，乃與憲兵兩名檢查庄內，此庄內各處在約兩千公尺範圍內，利用竹叢新建相當繁雜堅固之堡壘，各處穿鑿槍眼擺列火砲，並有深1公尺至2公尺，寬3公尺至6公尺之河溝環繞，水深可淹沒人，使人不容易進入，而利於自庄內狙擊。庄內戶數約有三百餘戶，但僅剩4、5戶，灰燼之中只見死屍與雞犬水牛，其狀極為淒慘。本日抵抗我軍之賊全部約兩千人，由巨魁邱阿六親自指揮。我軍有5名當場死亡，受傷者為軍官1名、士官兵38名，賊之死亡人數不下二百四、五十人（後聞死傷達六、七百人）。下午6時返回阿猴街與旅團副官生井大（上）尉、大越中尉會晤，商議擬於本晚召集街內之有力人士予以諭告，旅團如有宣示事項，則共

同進行……………。²

渠魁挺身倖免焚庄

觀之此次的戰鬥，應該也是日軍傷亡人數相當多的戰役，較之八卦山、新竹尖筆山這些日方預料的硬戰死傷人數還來得多。比較軍方和民政人員的報告，兩者對於六堆義民在火燒庄作戰的人數有所不同外，死傷人數出入並不大。但是此役火燒庄等多處村庄被火焚慘狀令人神傷。但這也是確實執行樺山總督的訓令結果所致。在這年7月13日，在三角湧（今三峽）有水路運糧士兵29人，亦如此次的偵察隊般被地方民眾誘騙致被殺。因而在7月17日樺山總督竟訓令近衛師團長面對抗日勢力，可不管國際法上的戰爭法規，從根本上剷除反抗勢力。所以之後燒村落、屠居民之事屢有所聞，最嚴重的是隔年7月發生的雲林事件，被燒毀村庄有50餘座，死者更不計其數。但六堆之役後來因領導人在12月3日出面投誠，得到山口素臣旅團長之赦免，而得以免除擴大傷害，否則「雲林事件」的翻版，可能提早7個多月發生而變成「六堆事件」了。

2 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00000270140234至00000270140237明治28年12月中鳳山出張所行政事務報告。



高雄第一中學、 第二中學的分與合

省立高雄第一中學高級一年二班紀念攝影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廿一日

吳榮發

日治後期，高雄州的人口大量增加，希望進入中學就讀的學生愈來愈多，但高雄中學校的容量有限，加上1940年起修築現代化的海軍基地—鎮守府（左營軍港）後，為了提供海軍軍區子弟的升學需求，便徵收原屬於私人用地的左營段第347番地（今左營高中附近）設「高雄州立高雄第二中學校」。1944年（昭和19年，民國33年）4月1日開學，州廳派內藤理八擔任校長。全校教職員除校長外有教諭6人、書記2人，佔地約9.6甲（公頃），校舍配置大致呈「L」型。原來的「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則同時改稱「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

作為大日本帝國南方作戰要塞的高雄，1944年8月起開始遭受美軍B24轟炸機一波波的轟炸，10月從東台灣海上美國航空母艦起飛的格拉曼戰機也開始攻擊台灣全島，迄1945年初日軍零式戰機已經無法護衛台灣領空。二戰末期，日本帝國迫切需要年輕人投入戰場，

便把中學五年制改為四年制。1945年3月，高雄第一中學出現五年舊制和四年新制兩屆學生同時畢業。當時，四、五年級畢業生都接到警備召集令，與三年級生一起編入「學徒隊」，集中在西子灣受訓後，有些分派到高雄要塞司令部通信隊，有的被分到左營軍港背面的壽山獨立混成旅警備隊。這些「學徒兵」穿著學生制服、戴中學帽子，胸前佩帶二等兵的一顆星，每天主要工作是構築陣地和小港、大樹後庄（九曲堂）的機場以及挖掘隧道，偶爾會做夜襲敵軍和以人肉炸彈爆破敵戰車的訓練。其他低年級的學生，多不能依時上課，經常躲避空襲「疏開」到郊區。因戰事吃緊，州政府發起奉獻金屬製品運動，高雄第一中學校內的金銀鐵器被迫上繳，連樓梯上的防滑銅條都被挖出來充公奉獻。

1945年2月底和5月初，美軍兩度重擊高雄港，飛機轟炸目標以軍事、行政和生產事業設施為主，高雄第二中學因鄰近左營海軍基地遂遭池魚之殃，半數校舍被炸毀，其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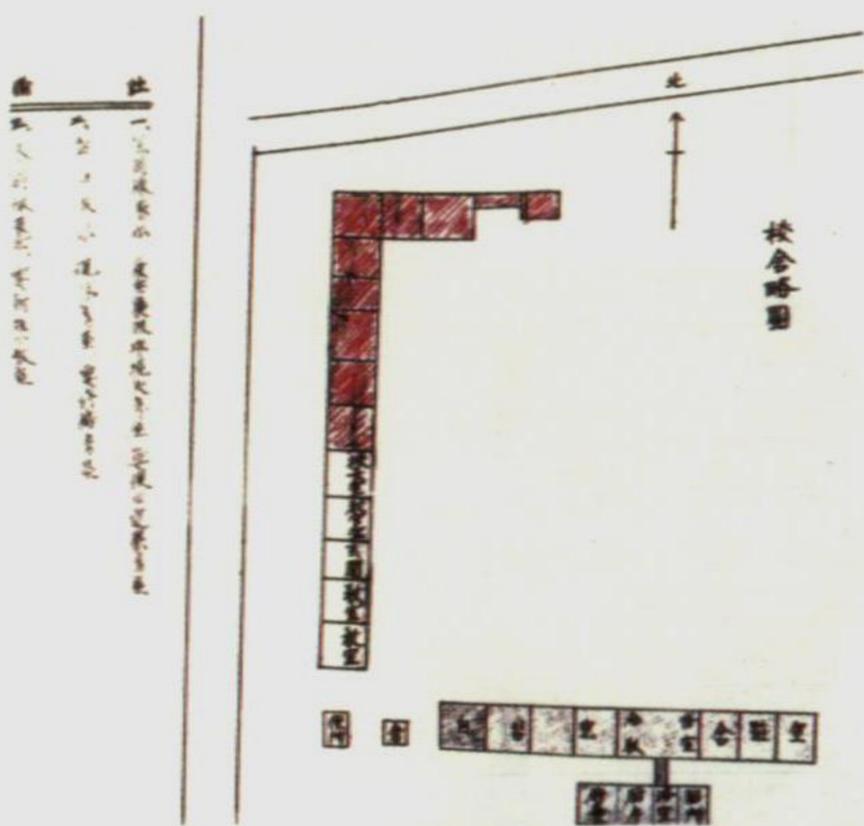


圖1、出自：高雄第二中學《交接清冊》附件。

分則不堪使用。（圖1）由於美軍轟炸對象不含車站等將來必須使用的設施，這讓位於高雄車站旁的高雄第一中學逃過一劫，除了連棟走廊稍微受損外，幾棟主體建築並無損害。（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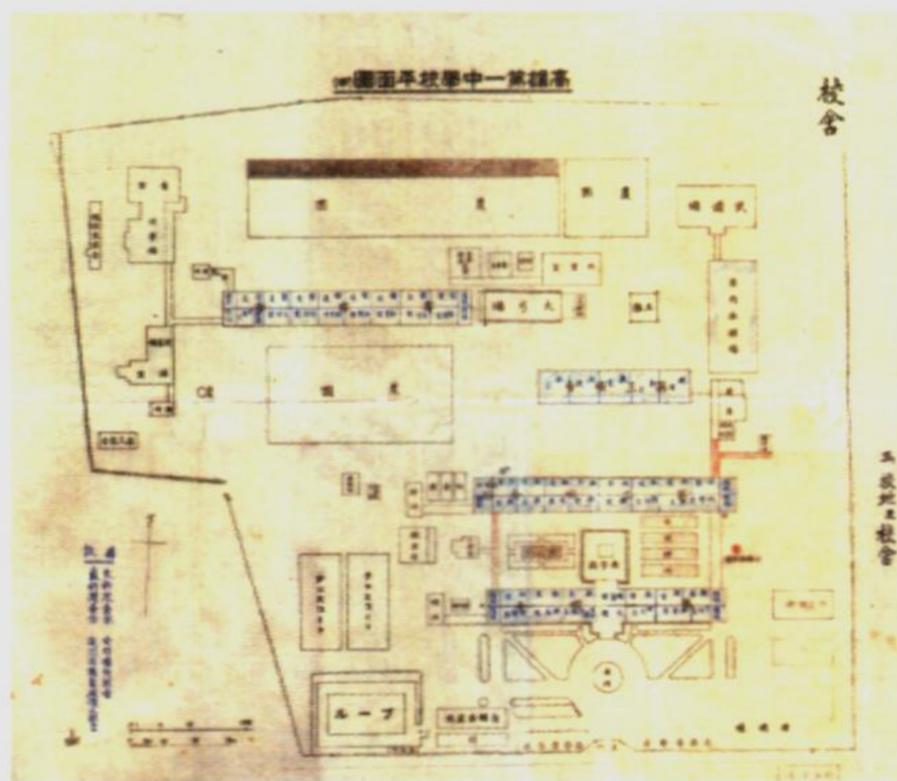


圖2、出自：高雄第一中學《交接清冊》附件。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派出謝東閔接管高雄州。1945年5月，愛河畔的高雄州廳中央遭美國軍機炸出一個大洞，廳舍嚴重毀損，州廳行政便移到高雄第一中學辦公。8月14日，日本向中、美等國盟軍投降。11月9日上午，高雄州政權交接儀式



圖3、陳啟清，日治時期台灣殖產名人陳中和之五子，1925年日本明治大學畢業後返臺，參與經營物產、製鹽、製糖等家族企業。戰後曾任參議員、國大代表、省府委員等公職，參與經營或擁有的企業包含一銀、臺泥、臺糖、光和耐火、臺灣通運、康和租賃、國賓飯店、光和建設、南山人壽、可口可樂、群益證券等，並擔任過全國商總理事長等職務。長子陳田錨曾長期擔任高雄市正、副議會議長。

在高雄中學舉行，州廳全體員工和各界代表一千人在運動場升完旗後，進入「雨天體操館」（大禮堂）參加交接儀式，典禮完畢後接管州廳各單位，並陸續邀請地方士紳名望出任各郡、市首長，所選派的各級學校校長均由國人擔任。高雄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謝東閔的辦公室設在高雄中學校長室。受命接收高雄市的士紳陳啟清（圖3），同時接管高雄第一中學與第二中學，主要任務是維護和保管財產設備，等候政府正式派員接辦。11月15日上午10時，接收專員黃三木帶領新任校長陳啟清，接受前校長松井實等移交各種簿冊，並發表章程，規定：「學校全體教職員照常服務，不得擅離職守，學校組織系統除與中華民國教育宗旨抵觸者外，暫維原狀。學校奴化課程與日本名稱應即廢除，日語文、修身、歷史及抵觸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之課本均應停授，如不能改用新課本時，可加授自然科學課程以免學生荒廢學業。日籍教員如無過失者暫供原職，各學校應即教授國文課程，全體學生均應常用國語，各學校每日舉行升降期典禮，全體員生出席參加。」1946年1月7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布高雄市升格為省轄市，派連謀為市長，次日成立高雄縣政府，管轄今高雄縣市、屏東縣，首任縣長謝東閔，仍暫時借用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校舍辦公，4月1日縣政府才搬遷到鳳山。

1945年8月中旬以後，台灣總督府不再處理業務，

靜待國民政府接收，形成統治上的空窗期。當時杜聰明、葉士哺、林景元等台籍教育界精英組織「台灣省教育新生會」，穩定各地學校運作，等待祖國派員接管。當時台北二中（今台北市立成功高中）資深教師、台灣數理學會會長的林景元，出任新生會台北會長兼台灣省教育會理事，11月初林氏被台北二中「父兄會」推薦擔任校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最終接受杜聰明的推薦，11月30日任命林景元擔任高雄第一中學校兼高雄第二中學校校長，（圖4、5）兩



圖4：台灣省籍數學家林景元校長，左胸口佩帶行政長官公署的圓形通行徽章和高雄一中的三角形校徽。

校同時由「高雄州立」改為「台灣省立」。林校長乃戰後第一批10位省中校長中唯一的台籍人士。

省立高雄二中的校舍受戰火毀損過多，全校師生被



圖5：1946年11月，林景元校長（前排中）、許成章（前排左五）教師及初中部學生。

安排在高雄一中第六棟校舍上課，兩校校務則各自發展。日籍學生498人集中編入高雄二中，加上8位被徵用的日籍教員和部分高雄女中的日籍學生。當時把日籍師生聚集在高雄第二中學，原因為行政長官公署要一改以往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外，還考量到未來便於遣返作業。

高雄一中日籍學生編入二中後，空出的缺額除了吸納本地國校畢業生外，還從寬接納轉學生，來源包括留日返台、從中國大陸轉來和本省其他中學（如高雄二



圖6、1946年3月，林景元校長、留用日籍教師、家長會長楊金虎(前排左七)與舊四年制畢業生合影。



圖7、1946年11月，著名的漢學家鄭坤五(前排左五)與校長、初中部導師班學生合影。



圖8、林景元校長時期許成章的聘書。

中、岡山中學、長榮中學)轉入者，全校學生人數581位，教職員(包含徵用日籍)有23人。1945年9月學校恢復上課，留用少數日籍教師(圖6)，大多數教職員是台灣人。教師們上課多使用日文，留學大陸的教師教授國語文，還有鄭坤五(圖7)、許成章(圖8)、陳春林(圖9)等傳統漢詩人在詩友王天賞的推薦下在學校教授漢學。此時，校園風氣非常民主，學校相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可以組織父兄會、學生自治會，關心校務發展。每天早晨到校不必對奉安殿行禮，聽到「天皇陛下」也毋須立正肅穆。



圖9、1946年11月，林景元校長、漢學家陳春林(前排右六)與高中部學生合影。

二戰末期，日本政府擔心盟軍從屏東枋寮附近登陸台灣，便在高雄州沿海佈置重兵和構築防禦工事，加上先前總督府在潮州一帶設立許多日本移民村，因此戰後高雄州有20餘萬日本人等待遣返。國民政府完成接管高雄後，所有日本人失業也失去特權，而感到意氣消沉、徬徨無助，故發生不少竊盜、強盜、恐嚇等情事，為了生存而做起以往他們認為下賤的苦力、車夫、奴役等工

作，甚至某些婦女淪為茶肆女侍、風塵酒女或街頭流鶯。隨著台灣社會經濟日益動盪，台人仇日風氣更加高漲，絕大多數日本人焦急著等待遣返。遣返運輸任務主要由美軍調撥的日本巡防艦、美軍運輸艦擔綱，一般是從馬尼拉、日本載運台灣人到高雄，再原船送日本人回國，每船約載運四、五百人。1946年初，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要求各地加速遣返日俘（日僑）作業，規定包含所有徵用或留用的日本人都必須在4月10日前完成遣返。

暫時寄居在高雄一中校園內的高雄二中，在日籍師生遣返後面臨裁撤命運，1946年初鳳山鎮民便希望二中能夠遷校到鳳山，鎮長蘇泰山與陳皆興、林金鐘等士紳邀請二中校長林景元列席報告，並成立促進實行委員會，積極向省教育處陳情，然終未成功。8月，陳芳艸（圖10）繼任二中校長後，協助校內僅存的留用人員子弟約120人（男50人、女70人）轉學到省立台北和平中學，準備從基隆遣返。12月遣送最後一批學生後，學校處於關閉狀態。陳芳艸校長之前因領導無方，陸續爆發與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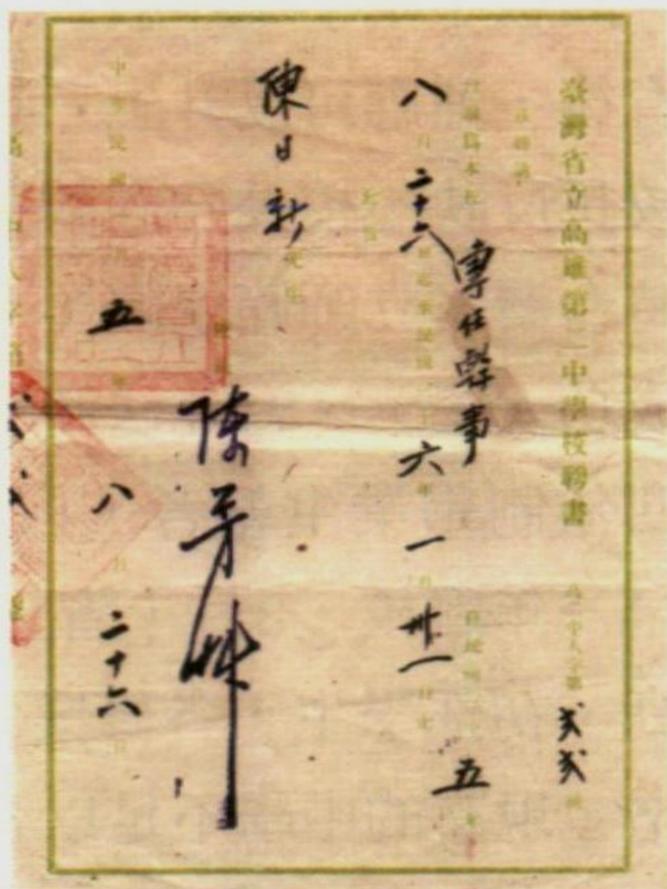


圖10、省立高雄二中陳芳艸授與陳日新幹事的聘書。

級學生互毆和貪污舞弊情事，引起地方士紳指責，乃攜帶細軟與妻妾逃走，被教育處革職。1947年2月改派督學林一鶴繼任。

1946年3月，舊制四年制中學畢業生，升上新制「高級中學」二年級，這些學生認為經過半年的補習教育後，理應可以升上三年級，高二、高一學生向林景元校長反映，校長乃向教育處陳情但未獲同意。所幸，當時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台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台北法商學院（今台大法學院）容許舊制四年制畢業生報考，柯旗化等部份高二生因而得以提早一年離校。8月，省立高雄一中成為完全中學，招收高、初部學生，各修業3年。當時高雄市就學生人數陡增，現有的中學不足以容納，北高雄的岡山士紳不斷請求教育處能在該地增設第三所中學、增加班級數。民國35年11月11日「台灣省立高雄第三中學」（今岡山高中）成立於前空軍員工養成所，招收初中一年級兩班、高中一年級四班。高雄一中校長林景元親往祝賀。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變」。3月初事變擴及高雄，高雄一中位於車站旁，遂成為各校中學生匯聚的據點，不久校園便淪為事變軍民對峙的現場。3月5日軍隊來到高雄車站附近，整夜機槍、步槍、迫擊砲聲音轟隆作響，時有槍彈流竄擊破校舍玻璃門窗，林景元校長及其家人被抓，學生則四下逃匿，校園陷入空前混亂。

事後，台灣省教育處長范壽康下令：「省立高雄一中校長林景元領導無方，教員學生多人均曾參加此次高雄暴動，致使學府神聖之地頓成叛徒鬻集之所，摧殘教育可痛孰甚。……滋派該員（按：林一鶴）前往接管，著將該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全體員生予以解散，聽候察明處分，所有校產予以清理，並於清理後將該校與省立高雄第二中學予以合併，仍就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原址設置省立高雄第一中學。」二二八事變後，省教育處拔除一中校長林景元職務由二中林一鶴校長暫兼，4月2日正式生效。惟林校長在事件中儘量保護全校師生卻突遭迫害，幾至於死，百般不願交接，8月教育處再重申前令，迫使林景元交出印信。林一鶴繼任後，在學校玄關門楣塑上「台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 林一鶴題」等字樣，令時人印象深刻。9月，省教育處正式將高雄一中、高雄二中合併，改稱「台灣省立高雄中學」，仍由林一鶴續任校長。高雄一中與高雄二中合併為「高雄中學」的背景，除了二中師生多數早已人去樓空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在二二八事變後出於整肅暴亂、清理校園、調整人事之需要。



圖11、日治高雄中學校校徽。

日治時期高雄中學的校徽只有一種，在均勻對稱的六角形圖案中置入圓弧造型的高中二字，頗類美國警長徽章，廣泛用在校旗、帽徽、書包、衣釦上。（圖11）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時代，校徽是以白色梅花造型外裹金黃色圓圈，明亮而大方，頗有呼應祖國政權的意味。（圖12）林景元校長的外套總是別著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圓形徽章和省立高雄一中的三角徽章，二二八事件時林校長被囚禁於鼓山國校，他曾經極力阻止小兵欲扯下這兩枚徽章，而遭受刀械重擊，頭額流血不止。省立高雄第二中學的校徽則在「高雄二中」字型上下各有三條橫線，代表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圖13）1947年整併後的省立高雄中學時代，以倒三角形為背景，裡頭繪上三支鋼筆頭，背景顏色並未一致，先後使用過金黃、深藍和淺藍，鋼



圖12、省立高雄第一中學的徽章。



圖13、省立高雄第二中學的徽章。



圖14、省立高雄中學的徽章。

筆頭造型也非完全固定，由三個五角形構成的鋼筆頭形狀，長短或有不同，皆代表著「智、仁、勇」三達德。

（圖14）

*參考資料

- 1、金祥卿等《重修高雄市志》卷三《教育志》，高雄市文獻會，1985年5月31日。
- 2、《高中同窓会会報》，第11號，東京，高雄中學校同窓会事務所，1978年。
- 3、《民報》第44、59、89、119、121、151、239、390、433、462、472、480、499號。
- 4、許雪姬《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4年12月。
- 5、謝東閔《歸返》，台北，聯經，1988年。
- 6、鈴木茂夫等《東大武の山高く—台灣高雄中學二十二期生の記録》，橫濱，立川，1999年。

（吳榮發 高雄中學教師）



瑞穗鄉

瑞北村的地神碑

文/圖 潘繼道

由台九線南下，在進入瑞穗鄉瑞北村之前，得爬上短短的高架橋，一下橋左手邊，可以看見瑞北國小；轉進右邊，即是瑞北村主要的聚落所在。

瑞北村在清治時期，北邊為拔子庄（今瑞穗鄉富源、富民、富興等村），南邊為水尾（瑞穗、瑞美、瑞良等村），都是重要的駐兵區，其中，有不少官兵是客家籍。它境內有個舊地名叫「打馬煙」，據說是清光緒4年（1878）「加禮宛事件」落幕後，遭總兵吳光亮遷社的噶瑪蘭族人所建立的部落。但今天在村子中，已見不到噶瑪蘭族人的蹤影，能見到的主要是阿美族人、客家人與河洛人（閩南人）。¹

1 瑞北村阿美族人約佔38%，客家人則在33%以上（康培德編纂，《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一年至民國九〇年）—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頁267）。瑞北村的客家人，多由新竹移民而來，移來時間約在日治大正年間（劉還月，《處處為客處處家—花東縱谷中的客家文化與歷史》（花蓮：花蓮縣鳳林鎮公所，1998），頁95）。

而在進入瑞北村主要聚落時，可以看見數座日式的菸樓，及祭祀三官大帝的重要信仰中心—三元宮，其位置在瑞北村四鄰54號。



瑞北村菸樓

三元宮的主神，據說是吳光亮於晚清「開山撫番」時所帶來的，但廟宇卻遲至大正3年（1914）才建茅草房為廟。因此，劉還月推測：與其說三元宮與吳光亮有關，



瑞北村三元宮正面

還不如說是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客家人帶來的比較可信，因為新竹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就多達三、四十座。²

就在面對三元宮的左手邊，可以見到一座「五角柱」體的石碑，上頭刻著五位日本神祇的名字。當詢問當地廟公及耆老這座石碑的來歷時，他們非常緊張，因

2 劉還月，《處處為客處處家—花東縱谷中的客家文化與歷史》，頁96。另外，關於三元宮的傳說、沿革與特色，可參考姚誠，《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198 - 199。

為怕我是有極端「反日」情緒者，擔心我會將祂們的存在通報某個單位，而讓這個日治時期遺跡「消失」。在我說明來意，及表達古蹟有其保存的意義時，他們始告訴筆者，是以前日本人留下來的。

五角柱上頭刻著「天照皇大神、大己貴命、倉稻魂命、埴安媛命、少名彥命」。廟公談到他聽人說天照皇大神像是我們拜的「天公」，原本是在高架橋下另外一座地神碑的附近，太平洋戰爭末期一度因為



三元宮旁邊的五角柱地神碑



大己貴命與倉稻魂命



埴安媛命與少名彥命

颱風而被大水沖走；日本人走了之後，村民在瑞北國小南邊靠近加油站附近的7鄰地方找到祂們，覺得祂們是神明，應該把其安置供奉，因此，就移到三元宮來。

另外一位耆老提到，這裡過去是日本人種煙草（菸草）的村子，日治中晚期有很多宜蘭人到此地作長工。昭和8年（1933），據說曾在現在高架橋下的地神碑那裡演戲；瑞穗溫泉附近也有桃園來的臺灣人在那裡工作。以前煙草製作後，會利用牛車運到今花蓮市。

根據筆者所查閱的日文網頁相關資料，發現這座五角柱體石碑非常特別，因為在今花蓮縣境內，也只有瑞北村保存祂。

日治時期，日本人視東部臺灣為「第二臺灣」，甚至希望將東部閉鎖、保留給日本企業家與移民，因而在「殖產興業」、建設健全純粹的日本農村、扶植發展日本民族的純粹國民性、增進民族的實力以備臺灣島民的民族自覺、統治臺灣島的必要、調節日本過剩的人口以救濟國內農地過小的弊病、日本民族將來在熱帶地區發展的需求、國防與同化上的需要、解決過剩人口……等理由下，進行企業家的私營移民與總督府主導的官營移

民，³因此，在東部有不少官、私營移民村。伴隨日本移民的進入及總督府同化政策的推展，日式的國家神道信仰、稻荷神社、日式佛教、民間「地神」信仰……等，也紛紛進入東臺灣，使東部的文化更加多元。而在日本人離開後，附近的臺灣人開始以自己的方式保存這些遺跡，甚至將之融入自己的生活中。

地神信仰的發源地，據說是以日本四國德島縣為中心的瀨戶內海地區。⁴1790年，阿波（德島）藩主蜂須賀治昭要各村落建造地神碑，並且佈告村民，於春、秋的「社日」（最接近春分、秋分的「戊之日」）舉行「地神祭」。之後，農民稱呼其為「地神」，尊崇祂為「土之神」、「作物之神」。春天時祈禱作物的生長，秋天時感謝其帶來的收穫。其神體呈五角柱型，五個面祭祀與農耕相關的五個神，刻上「天照大神、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埴安媛命、倉稻魂命」。正面(北面)是天照大神。⁵另外，因場所不同，會有二至三位神祇的名

3 潘繼道，〈花蓮吉野村「拓地開村碑」〉，《臺灣文獻別冊》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頁63；潘繼道，〈花蓮豐田村日治時期遺跡（上）〉，《臺灣文獻別冊》9（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頁48 - 49；潘繼道，〈花蓮林田村日治時期遺跡〉，《臺灣文獻別冊》11（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頁31；潘繼道，〈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上）〉，《臺灣文獻別冊》1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7 - 8。

4 請參閱<http://www.city.sapporo.jp/minami/gaiyo/meisho/0503045.html>網頁。

5 請參閱<http://www.taa2003.com/write02/tokushima-tatemono/07fuki.htm>網頁。

字不同。⁶

在日本，每個聚落有其祭祀地神的石塔。地神塔從形態來看，大致可區分為兩個系統：一種是豎起相當大、形狀好（高）的「自然石」，⁷和刻有五個神祇姓名的「五角柱」石塔。而自然石地神大體上也有地區上的差異，一般來說，大多是在自然石上頭以楷書、草書等字體深深地刻著「地神」，但也有刻著「大土御祖神」、「堅牢地神」、「地皇」等神名。⁸

地神被認為是拿著稻穗來的神，春分時祂會到田裡頭，直到秋天回去之前，祂會製作農作物。大多數以聚落為單位組成「講經會」，據說是從江戶時代中期的元祿時代開始；而在西日本方面，則是在瀨戶內海地區能看到高密度分佈的情形。在戊之日（社日）所舉行祭祀地神的講經會，稱為「地神講」或「社日講」。社日時有不可以動土（翻動土地）的禁忌，這天田地裡頭的

6 北海道上富良野町的地神碑，刻著「天照皇大神、大己貴命、忍穗耳命、命杵命、彥火火出見命」（請參閱<http://hp.town.kamifurano.hokkaido.jp/hp/saguru/0221kamiko.htm>網頁）；而在北海道定山溪的農地神社，則是「天照皇大神、大山祇神、猿田彥神、稻倉魂命、大國主神」（請參閱<http://www.city.sapporo.jp/minami/ISHIBUMI/chiku1023.html>網頁）。

7 花蓮縣境內目前仍保存三座自然石地神碑，位置分別在吉安鄉永興村、壽豐鄉豐坪村與瑞穗鄉瑞北村（潘繼道，〈花蓮豐田村日治時期遺跡（下）〉，《臺灣文獻別冊》10（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頁10-11）；潘繼道，〈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下）〉，《臺灣文獻別冊》1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2-5。

8 請參閱<http://www.art-g.co.jp/bingo/bingo8/bunka/bingo41.htm>網頁。

農事必須休息。講經會時，大家聚在輪值人員（該次祭典的負責人，儀式是在組織成員的家中輪流舉行）家中，進行儀式及祭祀地神。⁹輪值的人拉開稻草繩（注連繩）、揚起旗幟，並準備所要呈獻的米、酒等供品，接著由神職人員進行祈禱祝詞，參拜者喝著供神的酒，然後結束儀式。¹⁰

不管是五角柱地神或是自然石形體的地神，都同樣是聚落的守護神，而且也是農業的守護神，更特別的是瑞北村不只有五角柱地神，也保留了自然石地神。

三元宮旁的五角柱地神，主要是為了祈祝農作物豐收、家庭平安。這五尊神祇分別為：天照皇大神（あまてらすおおみかみ），也寫成「天照大神」，乃太陽女神，是伊勢神宮最重要的神祇，被尊奉為日本天皇的始祖；大己貴命（おおなむちのみこと），也寫成「大貴己命」，別名「大國主命」（おおくにぬしのみこと），乃創造國家之神，是出雲大社所祭祀的重要神

9 請參閱<http://www.art-g.co.jp/bingo/bingo8/bunka/bingo41.htm>網頁。

10 請參閱<http://www.arist-numakuma.gr.jp/syakaikyokukuka/bunkazai/jitinn.htm>網頁。這天是地神從土裡頭出來的日子，如果在田間進行農事，將切斷地神的頭，因此，不可以使用小鍬（鎬型鋤頭）及玩土。這樣的忌諱被流傳了下來，因此，這天田間農事都必須停止，從白天到晚上聚集在講經的地方吃吃喝喝。直到今天，雖然是在儀式中食用天婦羅（炸物）、燉的肉或菜、紅豆糯米飯……等，但從前栗子餅（麻糬）曾被視為是必要的供奉食品，且所供奉的食物絕對不可以吃剩下（請參閱<http://www.edu.city.yokohama.jp/sch/es/hazawa/TXT/KODOMO/kodomo15/jisinn114.htm>網頁）。

祇；倉稻魂命（うかのみたまのみこと），也寫成「稻倉魂命」，是掌理五穀的神，同時也是全國稻荷神社的神；埴安媛命（はにやすひめのみこと），乃居住於土地中的神，據說是伊邪那美女神在生火神迦具土時下體被燒傷，非常疼痛而尿尿，是由尿液所化身的神祇，其中，水神為彌都波能賣（貴船之神），土神即為埴安媛命；少彥名命（すくなひこなのみこと），也寫成「少名彥命」、「少名彥名命」，乃宿居於穀物之中的神，是與大己貴命一起創造國家的神祇，也有人說祂是一寸法師或コロポックル（koropokkur，蝦夷人傳說的小神），是個子非常小的神。¹¹

瑞北村在日治時期屬於花蓮港廳瑞穗庄瑞穗村的範圍，當時除了地神信仰外，在今瑞祥村虎頭山下還有一座興建於昭和6年（1931）10月25日屬於日本國家神道信仰的「瑞穗祠」。



紅葉村茶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的瑞穗村以生產煙

11 請參閱http://kouminkan.city.okayama.okayama.jp/tomiyama/HISTORY/book/intro_jigami.htm網頁，及<http://www.genbu.net/zatu/zatu004.htm>網頁。

草著名，因此，現在在瑞北村及靠近萬榮鄉紅葉村，仍有多座菸樓，它們見證日治時期到戰後一段時間臺灣菸葉的繁盛期。

瑞北村目前有社區發展協會，對於社區文物、歷史的保存與發揚相當重視，因此，他們在聽聞相關學者的說明及研究後，在高架橋下的自然石地神旁，豎立文字說明的看板，讓村民及訪客瞭解這座地神的由來。其文字說明寫道：

「地神一緣起日本德島縣稱為『地神塔』，島根縣稱為『社日』。石柱多立於農地或神社內。昭和6年（西元1926年）日本菸農移民到此推廣種植菸葉，盛時附近有18棟菸樓；此建於昭和17年，右邊



瑞北村自然石地神碑



自然石地神碑介紹

有石刻手洗鉢，供菸農膜拜，與我們之土地公相同，保佑順利播種豐收。資料來源：呂桂女士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瑞北社區發展協會謹製 93.12」。

這座自然石地神碑正面寫著「地神」二字，背面則是刻上兩行字「昭和拾七年八月建立」及「三苑氏子中」，旁邊仍有當時洗手的「手水舍」（ちょうずや）遺



地神碑手水舍

跡。其中，「三苑」的意義不明，待查；而「氏子中」所指的，正是當時聚落中共同祭祀地神的居民。

瑞北村地神碑的存在，又是一個以當地居民守護家鄉文物遺跡、資產的例子，他們走在政府腳步之前，縱使這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史蹟，但他們仍希望將祂們保存，見證歷史，並且仍舊以最虔誠的心崇敬、祭祀祂們，希望這些日本神祇不分族群，繼續保佑、守護瑞北人的家園，他們的努力令人尊敬。在此也希望當您有機會行經台九線時，不妨撥個空轉進瑞北村，瞭解一下瑞北村的人文景觀與歷史，與這裡的日治時期遺跡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

（潘繼道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傳統農村的穀倉

—鼓亭笨

邱淵惠*

「鼓亭笨」¹，台灣傳統的農家穀倉（圖一），是農村景觀的地標之一。覆頂的碗公形狀，以竹篾編織當骨材，內外層糊上泥土、牛糞等混合體的「牛屎土」，



（圖一）、彰化大城鄉三豐村茅頂、板輪底之鼓亭笨

表面塗上石灰（水泥），以牛車板輪（水泥）為底層，笨頂以竹為架，覆以茅草（鐵皮），笨面留一方形窗口，便於存取穀物。底部以磚石墊高，以防雨水潮侵，

* 邱淵惠 東海大學歷史碩士，高苑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歷史專任講師。著作有《台灣牛》（遠流出版公司）（1997），曾任彰化縣傳統民宅調查員、台中縣小地名調查員，《鳳山市志》、《延平鄉志》撰寫員之一。

1 鼓亭笨另有古亭笨或穀亭笨等寫法，因以作廢之早期兩輪牛車的板輪（約170cm）為底座，故又稱車輪笨。本文採用鼓亭笨，因其狀似鼓，農村人家多簡稱「笨仔」。

鼓腹造型則具有止鼠攀爬之功能。

穀倉形制及功能

台灣農村稻子收割、曬穀，再以「風鼓」篩選之後，部分的稻穀留存私用穀倉，作為家用之需。根據1950年代的調查統計，台灣的穀倉基本上有三種型制：**笊櫥**²、**笨仔**³及**鼓亭笨**。笊櫥主要分布於台灣西部平原，笨仔分布於北部、東北部，鼓亭笨分布於中南部。笊櫥或笨仔無頂，故多置於室內或簷下，而鼓亭笨則多放在厝身旁邊空地。鼓亭笨形制，根據《台灣省通志稿》記載：「設於屋外之鉢狀有蓮穀類儲藏庫，其構造有笨仔柱、笨仔底、笨仔壁、笨仔嘴、穿板、笨仔頂之各部份。「笨仔壁」以粗竹片編製其骨幹，內外塗以加石灰及牛糞之土。其大小不一定，最普遍者為底徑1.3公尺、上徑2.5公尺、高1.7公尺之鉢狀。設於「笨仔底」上面，「笨仔底」則是鉢形底，以約8公分厚之木板製

2 「笊櫥」是一種扁橢圓形的盛穀物，正面開窗以便倒穀及取穀，有八腳撐離地面防範鼠患。因主要是置放於室內，受限於空間，所以一般的笊櫥比其他穀倉顯得較小。有關其形制，根據《台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記載：「以寬約2公分之竹片編製之屋內用儲藏穀類之大籠。深約2公尺，斷面為寬約1公尺、長2~4公尺之扁橢圓形。籠壁之內外塗以黏土和牛糞及石灰之混合物。以6至10支約30公分長麻竹為腳。可容納500至1200公斤穀子。」pp.138 - 140

3 「笨仔」是一種簡易的穀倉，其形制如《台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記載：「可以隨意架設或卻收屋內儲藏穀類用具。為長約5公尺高2公尺之桂竹皮編成的蓆子。使用時先敷木板於地上。以此具作一圓筒，豎立於板上。周圍用繩網束。如此可作成無蓋之大容器。裡面可裝穀類。最大容量為2500公斤。」早期是以竹篾為素材，1970年代以後演變為以鐵皮圍成圓桶來暫時收藏稻穀。pp.138 - 140。

成之徑1.5公尺之圓狀板。由地上以6至10基之高約15~30公分的磚或石製「笨仔柱」支持著，以防止洪水浸漬及毛管水之上昇。「笨仔壁」之一邊上方留一寬70公分、高一公尺之窗。所謂「笨仔嘴」由此處裝卸穀子。以數張木板橫穿為門。稱謂「穿板」。儲藏時穿上此板用鎖起來。「笨仔壁」上方以笠形之「笨仔頂」蓋住。「笨仔頂」以桂竹為骨幹，用茅、甘蔗葉、稻草等蓋之。此具可容二至六千公斤穀。」⁴（見圖一）。

鼓亭笨在西部平原是農家住宅機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家宅中有一定區位（location），通常以選擇地高、離水且與住屋構成一體，是家宅的一種延伸。彰化老農說「蓋一座『鼓亭笨』若起一間厝」⁵。落成時須謝天拜地，逢年過節為其打掃、貼春聯（福、滿）並置一粒湯圓於「穿板」上以示農家的敬意，感謝其擔負貯藏重要工作⁶。

現存「鼓亭笨」初步觀察

由日本時代文獻及戰後調查資料顯示⁷，鼓亭笨普遍存在於彰化、雲林地區及嘉南平原，但是隨著戰後社

4 《台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pp.138 - 140。

5 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許先生口述，2007年8月。

6 池永歆，〈嘉義地區農家傳統穀倉：一個人文生態學的初探〉《師大地理教育》第十八期（1992），p.209。

7 根據1926年《台灣の米》（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及1952年〈穀類貯藏容器之種類分布圖〉（《台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鼓亭笨主要分布於台灣中南部。

會的變遷及農村結構的轉型，鼓亭笨逐漸地消失中。目前在彰、雲沿海地區還能發現零星的閒置鼓亭笨。撰者依實際調查、訪談彰化大城鄉目前（2007）還留存的鼓亭笨，得到以下幾個初步的觀察：

一、笨仔是「厝」之一部分、單伸手的延伸，通常放置於屋身的右邊。（圖二）



（圖二）、彰化大城鄉西港村護龍旁之鼓亭笨

二、絕大部分的「笨仔」多閒置農具雜物，毀損後通常不再修復。（圖三）



（圖三）、彰化大城鄉三豐村殘破之鼓亭笨

三、鼓亭笨大多請師傅就地製作，通常只需二至三個工作日就能完成。另外轉購來自鄰村庄內閒

置的笨仔。根據村民口述，由於鼓亭笨笨身真的很「笨」重，無法以扛抬來搬離，所以近距離搬遷鼓亭笨的方法是在笨底鋪上幾根圓木或竹子，笨身以麻繩繞到兩邊由人來牽拉扶正，每移動一小步就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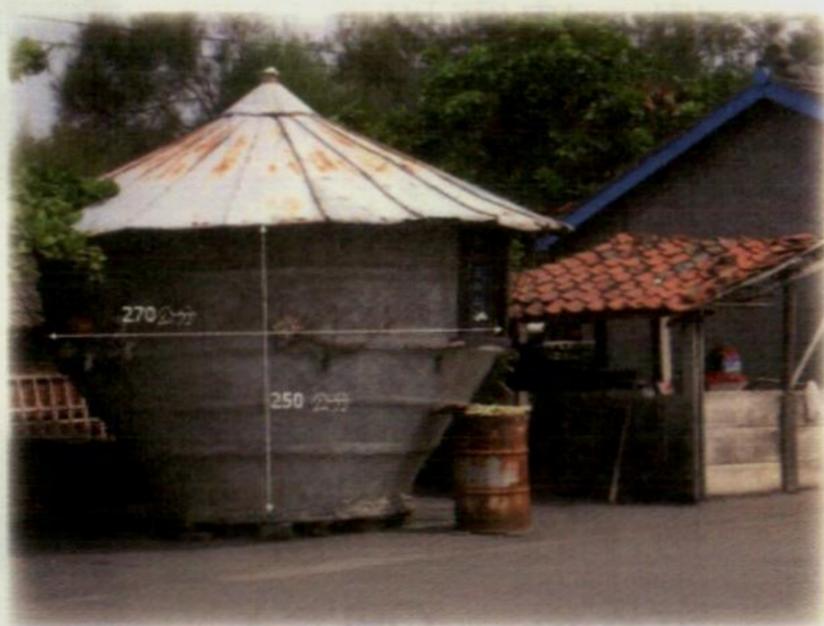
後面的圓木（竹）挪到前面，步步為營將笨仔移動到目的地，類似搬移整棟屋子的方法。

四、鼓亭笨高度幾乎在170cm~190cm之間，主要是合乎人體高度便於取穀。笨身表面大多以水泥塗敷。

五、鼓亭笨又稱車輪笨。原來早期之牛車是兩輪的「板輪牛車」，日本時代漸被「鐵皮輪牛車」取代，淘汰的牛車「板輪」便成了「笨仔底」的現成基座。

六、屋舍房間之大小多寡影響了笨仔製作的尺寸與數目。人口眾多，當然需要更大空間來儲藏糧食，這也解釋了台西村（瓜仔庄）北頭巷僅存的笨仔（圖四）為何高大的原因（高約250cm、笨身約270cm）。該戶為「五包二」的三合院格局。

七、早期農家每戶至少都有兩座以上的鼓



（圖四）、彰化大城鄉台西村高及厝頂之鼓亭笨



（圖五）、彰化大城鄉三豐村下寮庄內部隔間之鼓亭笨

亭笨，通常一座儲放雜作（番薯簽、花生），另一座儲放稻穀。有些「笨仔」內部有隔間，可以分別存放稻穀及雜作。(圖五)

八、彰化地區的鼓亭笨大部分毀於1986年的韋恩颱風（WAYNE）⁸，現存的「鼓亭笨」大多於當時整修或重建。

鼓亭笨因農業轉型而失去其原有的藏穀功能，就像其他農村景物一樣，如何由早期的實用性轉化為農村文化的一部份，以不同的面貌及意義，再度走入農村生活之中，是台灣新農村改造的另一種思維。

參考資料

- 1、《台灣省通志稿》〈經濟志〉農業篇（1952）。
- 2、簡榮聰，〈臺灣傳統客家農村生活與農具〉《史聯》雜誌第十八期。
- 3、池永歆，〈嘉義地區農家傳統穀倉：一個人文生態學的初探〉《師大地理教育》第十八期(1992)。
- 4、王鼎盛/李乾朗編，《台灣地區穀倉建築之機能與結構》台北：台灣省政府糧食局（1997）。

8 1986年8月29日韋恩颱風（WAYNE）為台灣氣象史上第一次經澎湖由從中部登陸的颱風，氣象局在其生命期中，發布了三次陸上颱風警報。8月22日凌晨3時30分通過澎湖，6時40分自濁水溪口附近登陸，通過雲林、南投，於下午一點左右由花蓮北方出海，造成澎湖及台灣中、南部地區損失慘重。農漁業損失達90億以上、死亡81人、失蹤40人、房屋全倒3617間、半倒9023間。根據台西村村民口述，置於戶外的鼓亭笨也因韋恩颱風而遭受嚴重的摧損。

【編者按】

本文原載於臺南縣政府新聞室網頁上，經同意本刊轉載並提供圖文檔案，謹此致謝。

荷蘭人於1622年強據澎湖，企圖通商中國，經過兩年的橫衝直撞，通商不成，海上恐慌，1624年被明朝大軍趕出澎湖，移據大員（今臺南安平），在臺灣伸張勢力，擴建殖民地，1662年被鄭成功擊敗，退出臺灣。總計荷蘭人在臺灣殖民約40年，前後歷任十三位「長官」，這十三個人在那四十年間先後寫出來的「長官書信」，可以說是臺灣史上第一次有系統、有連貫的「臺灣報告書」。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於九十一年度起，嘗試著手推動「荷蘭時期大員（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城總督書信整理翻譯」的長期大規模計畫，預計以國人之力，首度將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檔案中，來臺十三任長官呈報給巴達維亞城總督之信整理譯註並出版，乃委託江樹生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從荷蘭原檔進行抄寫、整理與譯註，以中文呈現這批荷蘭時期臺灣史研究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今（九十六）年首先完成出版最早三位「長官」的十五封書信《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1622—1626》。從這十五封信可以認識雷爾松強據澎湖、宋克入據大員、「顏思齊」及「李旦」的身份確認、鄭芝龍的出現在歷史舞台，臺灣這塊地方

的貿易上路與競爭衝突，即大航海時代的開始，而臺灣也第一次走上外人統治的路。

江樹生教授榮獲今年「總統文化獎——百合獎」，適逢本館授權南天書局出版《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 1622—1626》第一集，特轉載此文以表賀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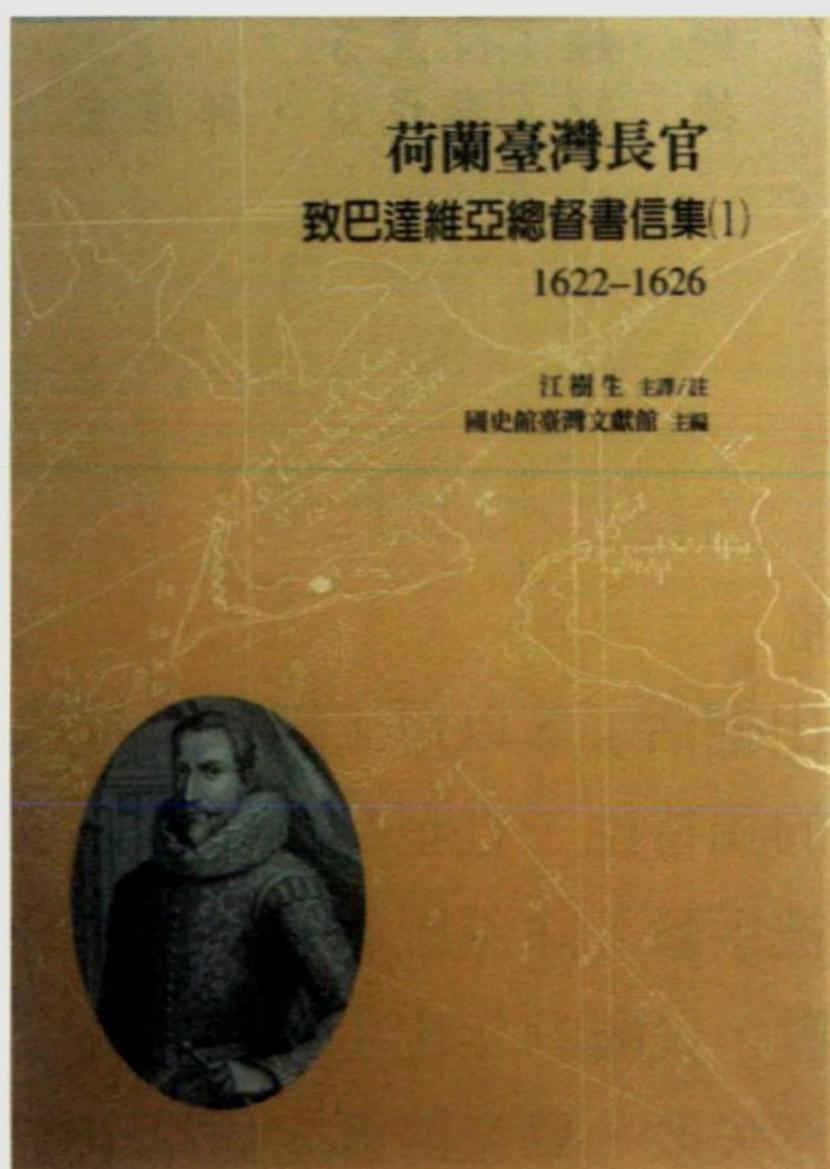


圖5：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委託江樹生教授譯註的《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1) 1622 - 1626》。



圖6：荷蘭聯合東印度總督顧恩 (Jan Pieterszoon Coen, Gouverneur Generaal van Nederlands India)
資料來源：I. V. Braam et G.O. Linden.



手工牽紗、打造溫暖— 消逝行業「打棉被」訪談

訪談人：李維真、陳惠芳
紀錄：陳惠芳
攝影：李戊益、邱彥宏

訪談人：李維真、陳惠芳

紀錄：陳惠芳

攝影：李戊益、邱彥宏

時間：95.11、96..4

地點：南投縣草屯鎮南埔

「快紡沒好紗、慢工出細活」，以厚工純人手打造的傳統棉被，耐用、暖和的獨特性，直至今日仍是許多人的最愛。身懷此項打棉被手藝，除深感有幸外更是樂意傳授、推廣。我叫李桂雲，民國24年出生於宜蘭縣，早年父親因從事磚瓦窯生意失敗，舉家歸鄉定居草屯務農。自小目睹父親辛勤耕作一整年的結果常常是入不敷出，在家庭環境並不好的情形下，國校一畢業後便四處的打零工貼補家用，因執著「學一把功夫，才賺有呷」的堅持，努力主動探尋招學徒一事。

一、流浪學「藝」棉被師

記得就在18歲那年，草屯祥永棉被店缺人手幫忙便欣然投入，從打雜、見習入門，約半年之久，後因應需求即隨著姚海清師傅四處打棉被，自此開啟長達五十餘年彈製手工棉被的生涯。

早期打棉被也是屬流動性的行業，提供到府服務，只要街坊鄰里相招打棉被、或翻新棉被，約有五、六床的需求，我們師徒二人便會前往彈製。姚師傅和我，騎著孔明車帶著簡單工具前往，棉團、鋪板則託貨車載送，一般天氣較冷地區棉被需求量較多，如鹿谷鄉廣興村、竹林村等地，我們往往前去打棉被一待就一、兩個月，後為開拓客源陸續到彰化溪湖、竹塘，雲林林內等地租屋、或由當地提供空房打棉被。

在外工作一切因陋就簡，地上鋪個墊子就彈起棉團，工作枱由幾塊木頭拼湊將就使用，但打製傳統棉被的步驟可一點也不馬虎，以口碑贏得信譽。而打棉被時之初坯大多由徒弟先行操作，師傅再陸續完成，平均一天大約可打二床棉被，一床的價錢約120 - 150元左右，但學徒每個月僅有100-300元的薪資（約民國44年），付出與所得或不成比例，但只要習成一技在身可就不能同日而語。

當時學徒學工藝外亦需負責煮三餐、洗衣等雜事，可說是無所不包，習藝過程並不輕鬆，而有些師傅更不輕易將獨家本領傳授，學徒總得運用技巧去挖寶，有些

人往往因吃不了苦，而半途止步。學藝過程雖辛苦、單調，但總是認真的將打棉被步驟及技巧一一的熟記，或許注定這輩子要靠這行吃穿，一般人學藝總得要三年四個月才能出師，但我卻在追隨師傅四處流浪打棉被，凡事得自行處理解決情形下，以一年多的時間學成並能獨當一面。一學成便受雇於彰化「德記棉被行」，升格為師傅，月薪即調為600元。

二、打棉被、賺有呷

打棉被雖是一苦差事，但也是一門相當有油水的行業，因棉被是家居生活必需品，棉被蓋久會變硬、不暖和，有錢人訂作新的；一般人較為節儉就拿舊棉被「翻新」，付約100元左右工錢加上添加的棉料費，即可再使用好幾年，台灣人愛物、惜物勤儉的精神在此表露無遺。在那物資不甚充裕的年代，棉被業實不愁沒工作做，唯一擔心是棉料來源，棉料採配額制，常因棉料缺乏而被迫停工、休息。

棉花是打棉被主要原料，有草棉與木棉二類，草棉因纖維較長、質地綿密適合製作棉被；纖維較短的木棉，質輕、鬆軟多為枕頭、椅墊之填料。臺灣曾積極推廣棉花之種植，惟棉花性喜乾燥，臺灣海島型潮濕、高溫、多雨的氣候不利生長，加上病蟲害、風災及進口棉充斥等，農民種植意願不大。

民國四十幾年，因草屯平林地區氣候、土壤適合而

引進棉花栽種，又試種成果豐碩，且平林棉較進口及其他產地之棉絲長且柔軟，所製棉被廣獲顧客喜愛。因此在民國49年，我即先後受雇於平林里李雲漢、賴嘉明、曾福祿、中原里李慶文、土城里洪福欽等人，從事純手工棉被代工數個月，當時年輕氣壯一起床便開始工作，一直忙到晚暝10點多，整整18小時，最多也才完成三床，實在是相當艱苦。

打棉被過程辛苦、耗時，尤其將棉團彈鬆最為吃力，一團紮實棉團經由弓弦的彈動逐漸蓬鬆、均勻，此步驟關係著棉被暖和與否的要件。揹著棉弓，手持著弓槌敲擊弓弦，彈弓上上下下，將舖在工作枱上的棉團打鬆，往往一床棉被得敲彈幾千槌，也因上下來回彈的動作，所以打棉被又稱「彈棉被」。棉花質輕一經打鬆，棉絮隨風飄動，尤其在七、八月外面是日頭赤炎炎，厝內不得開電扇更是悶熱難耐，經常是拼到「大粒汗小粒汗」，汗水夾雜著棉絮黏在身上非常不好受。另又憂心吸進過多棉絮影響健康，總以同行口耳相傳的秘方防治，即每隔幾天總來碗豬血湯或喝棉仔油，清除體內的棉絮、粉塵等。

天氣轉涼棉被生意雖進入旺季，但手工一天打製的量有限，為應顧客需求總得透早4點就開工，趕工到無暝無日，「鏗！鏗！鏗！」的彈棉弓聲在清晨或夜深人靜時，更顯得清脆響亮，所以有句俗語：「棉被弓若咧

彈，吵著三代人無得睏」。由於趕工時缺人手，所以太太充作二手、孩子放學後也幫忙牽紗，此時弟弟也入行習得全套的打棉被技藝。

談到打棉被技術相傳是由九天玄女（女媧娘娘）所發明，所以被棉被業者視為守護神膜拜，每逢農曆九月九日，九天玄女神誕，總準備牲禮、香華祭拜，祈求商運興隆。俗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於打棉被業者而言，好的技術也需好模具相輔，傳統手工打製棉被的工具簡單，主要有棉弓、弓槌、掄斗、竹篩、棉紗及板鋪，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棉弓的材質，內行人都會選用棺材天蓋（福州杉）製作的棉弓，因棺材板質堅且長年埋在地底下吸收「陰氣」，彈製棉被時較不易變形，省力又可避邪。

三、鋪棉成被、厚工繁雜

打棉被工具簡單但全憑熟練的經驗與技巧，名符其實是以時間換取金錢，因彈製過程確實繁複、耗時，需經開棉、鋪棉、彈棉、壓篩、牽紗、掄紗等幾道步驟：

- 1、開棉：依照客戶訂作的尺寸及斤數（一般尺寸是6×6.5尺、6×



開棉—原棉團放在地上打鬆

7尺，斤數是8斤及10斤，），將原棉花團鋪在地上打散、打鬆（如圖1）。早期開棉是將原棉鋪在地上打散、打鬆，並以竹篩分離棉籽；近來以「紡棉仔機」取代。

2、鋪棉：將打鬆的棉花團一片一片平均鋪在板鋪上（工作枱）。



3、彈棉：即腰背繫一支長竿子，頂端一條垂線綁在棉弓上，左手扶弓、右手持弓槌擊打弓弦（牛筋材質），棉花在弓弦上下彈動下漸漸蓬鬆、均勻，而棉絮間更緊密結合形成勾釘的效果。（如圖2、3）



彈棉—左手扶弓、右手持弓槌擊打弓弦

4、壓篩：為減少彈鬆棉絮之四處飛揚，以竹篩輕輕壓實棉花。

5、摺邊及縫角：經由此階段，棉被雛形已形成。（如圖4、5）



摺角 - (1) 將壓實棉花，四邊摺角 - (2)
摺角

6、牽紗：此階段要「一對手」（二個人）才能完成，

兩人分站對邊，以縱橫交錯方式牽引紗線。紗線可分白紗及紅紗，先以紅紗牽出米字形及製作商標辨示（圖6、7、8），再以白紗牽出直、橫、斜線（有東南西北向及東北西南



牽紗 - (1) 二人分站對邊，先牽紅紗線

向二類，圖9)共四層，用以固定。



牽紗 - (2) 縫製「南埔」商標
辨示



牽紗 - (3) 牽出直、橫、斜線
白紗，用以固定棉花

7、掄紗：以「掄斗」壓在牽滿紅白紗線的棉花上左右使力均勻壓實，使紗線裹住棉絮達固定之效果。此階段已完成半成品，翻面繼續做，另一面步驟與前同。
(圖10、11、12)



手工掄紗



裝上電動馬達之掄斗，較省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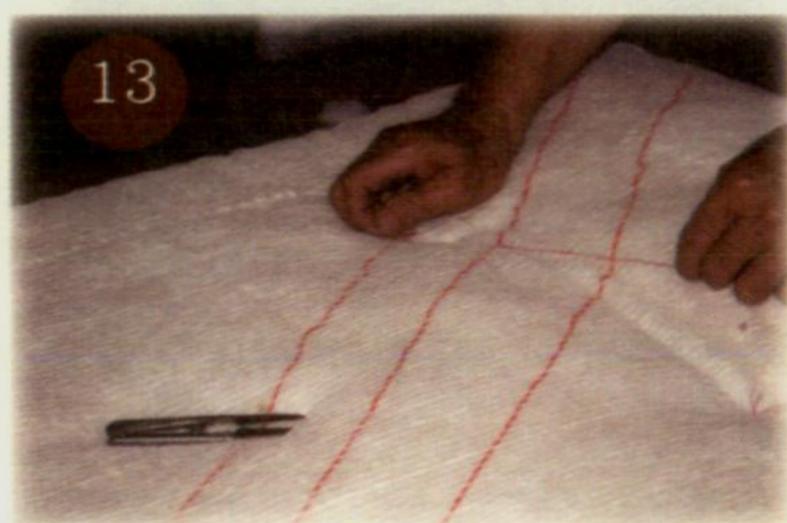


機械式大型掄斗(和美鎮信義棉被行，中部僅存二部)快速且量能增加

8、綴（tio）被：即掄紗後，用針線以每「縛」（foh）30公分的距離縫入被胎，用資固定。一床6×7尺的棉被約20至26縛。（圖13）

9、修邊：修剪四邊多餘的線尾。

10、掄紗：再次用掄斗壓在棉被上，為使紗線和棉絮



更緊實定型，此時往往於掄斗上加石頭增加重量，以達平整密實之效果。至此階段一床棉被便大功告成。

四、彈棉技藝依舊精，風光不再待傳承

打棉被五十幾年來，始終堅持不偷工、不減料，以最好的棉料和技術服務顧客，因價錢公道實在，在「用好逗相報」的口耳相傳下，顧客總是自行找上門，民國49年在草屯南埔開立南美棉被店方便服務顧客。但近幾年來隨著科技發達，新式製被機引進，取代手工彈棉，量能增加，又原料採用各式混紡棉、化學棉，成本低廉，售價便宜，手工彈製棉被的黃金時代，似乎在現代年輕人追求速成及新穎的衝擊下，已悄然逝去，唯有內行人還是忠於原味，喜歡手工棉被蓋在身上厚實、溫暖的幸福滋味。

當年靠著打棉被技藝拉拔三名子女長大成人，如今風光不再偶爾技癢就當做運動練練身體，露上一手給少年團開開眼界。但始終仍心存感恩看待這份已沒落的行業，盼有人願意傳承技術並發揚光大。

打棉被工具

1、彈棉弓：棉弓是製作棉被的重要工具，可分成兩種，一為江西



弓（月琴形），二為台灣弓（箭形）。棉弓主體材料多來自棺木天蓋（棺木板材質為福州杉），據傳因吸取陰氣，可避邪，且棉弓不易變形。棉弓尾端採用芭仔柴。（圖14）

2、棉弓弦：採用正牛筋（紅色是原色，圖15）製作，彈棉花時較易彈起棉絮，平日用火油（花生油）潤滑保養，現今多以化學牛筋（純白色，圖16）取代，彈製



效果較差。

3、弓槌：弓槌的造型有若搖鈴，用來敲擊棉弓弦彈起棉絮，發出「鏗、鏗、鏗」的響聲。

（圖17）

4、掄斗：以瓊仔樹〈烏白〉製作，採該木料毛細孔大，壓在棉花上，較易勾起棉絮裹住紗線之特性。據早期台南製作掄斗業者表示，

一般是先取厚三吋半的烏白樹，再將牛屎糞覆蓋其上約20 - 25天，使木料毛細孔張開，接續再浸水約20 - 25天去鹼，最後乾噪處理即可。（圖18）

5、竹篩仔：彈鬆棉花時，為減少棉絮飛揚，以竹篩輕壓棉花。（圖19）



6、工作床：為7塊8尺長
×1尺寬的
長條木板組
成。



7、棉紗：早期棉紗類似
麵線整束之
包裝，使用
前還得以手
工轉動紡紗
仔台及紗仔
弓製成紗球，費時



費工。今已直接生產紗球，方便使用。（圖
20）

8、紗仔弓、紡紗仔台：紡紗時二者需搭配使用。（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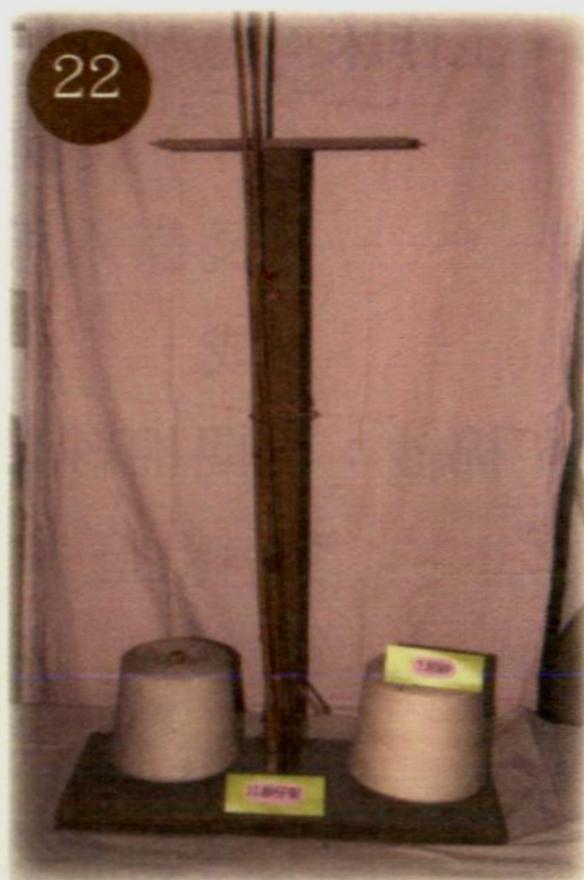


9、紗仔架：牽紗時，分別放置紗球及紗仔桿於底座及主架旁。（圖22）

10、紗仔鎚：牽紗時使用之工具，因應棉被大小而有4.5尺、2.5尺、1.8尺等尺寸。（圖23）

11、秤仔：與一般市場吊秤通用。

12、竹仔尺：長8尺，丈量棉被尺寸及抹平棉被半成品之用。



（李維真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組長）

（陳惠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專員）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展陳中的 原住民文物介紹

文 / 俞惠鈴
攝影 / 方濟龍

名稱：邵族獵物簍

年代：清

材質：藤

尺寸：徑長59公分
徑寬51公分
高23公分

說明：早期邵族男子精於狩獵，為能狩到獵物，製作獵具成了男人必備的工藝技術。本件獵物簍，用藤條作底架，以藤皮編結，造型樸拙實用。每年農曆七月中旬為狩獵（原語稱mulalu matancun pintuza）祭期，族中男子都要入山狩獵，面對山林大自然，祈求祖靈賜予豐獵，並除穢祈運保平安。



名稱：阿美族三角網

年代：民國20年

材質：竹、苧麻

尺寸：長99公分

寬70公分

高50公分

說明：本件阿美族三角網（原語稱cadiwy），通常用來抓溪蝦，造型輕巧，製作過程先用苧麻纖維編網，然後以薯榔染好，再綁在竹架上。

傳統阿美族有豐年祭、播種祭、捕魚祭三個重要祭典，捕魚是男子的工作，每年六月於特定地點舉行，將漁網、竹筏、酒、米糕等祭品，朝東擺放，在巫師祈禱儀式後，一起下水捕魚。



名稱：魯凱族火藥罐

年代：清

材質：木、獸骨

尺寸：底徑長1.7公分

底徑寬2.2公分

高10.5公分

說明：本件魯凱族火藥罐，呈鹿角造型，外覆獸骨，雕百步蛇紋，簡潔有力，具原始藝術的特性。

魯凱族的雕刻藝術，與排灣族大致相似，惟種類與圖案變化較少，最常見的圖案是人頭紋、蛇紋，或由二者組合變形而成的幾何文。在裝飾藝術與圖騰中，百步蛇圖紋為貴族頭目的象徵。



名稱：卑南族竹飯盒

年代：待考

材質：竹、麻繩

尺寸：長6.7公分

寬6.5公分

高12.5公分

全高58公分（含繩）

說明：本件卑南族竹飯盒，分盒底、盒蓋兩層，以竹枝框邊，採人字形密編法編製，具實用性。卑南人在日常用具上，採藤、竹編製各式各樣器具，編織法可分為密編和稀編兩類，編製法有方格編、人字編、六角編、柴扉編等，成品造型大都呈方形、圓形等。



名稱：布農族女長衣

年代：待考

材質：棉布、毛線、刺繡

尺寸：衣身長88公分

袖長129公分

說明：本件布農族女長衣，受漢式影響，以密實的黑棉布為底，兩袖口帶斑斕花色的布，領、肩、襟部，用紅、黃、黑、紫繡線及毛線，繡出十字紋、直線紋，感覺相當調和美麗。

布農族的織布工作，由男女分工合作。傳統以苧麻為原料，晚近加入棉線、毛線與麻線。男子負責製作織布機，女子紡織時，則忌男子觸織布機。



正面



背面

名稱：平埔族琉璃頸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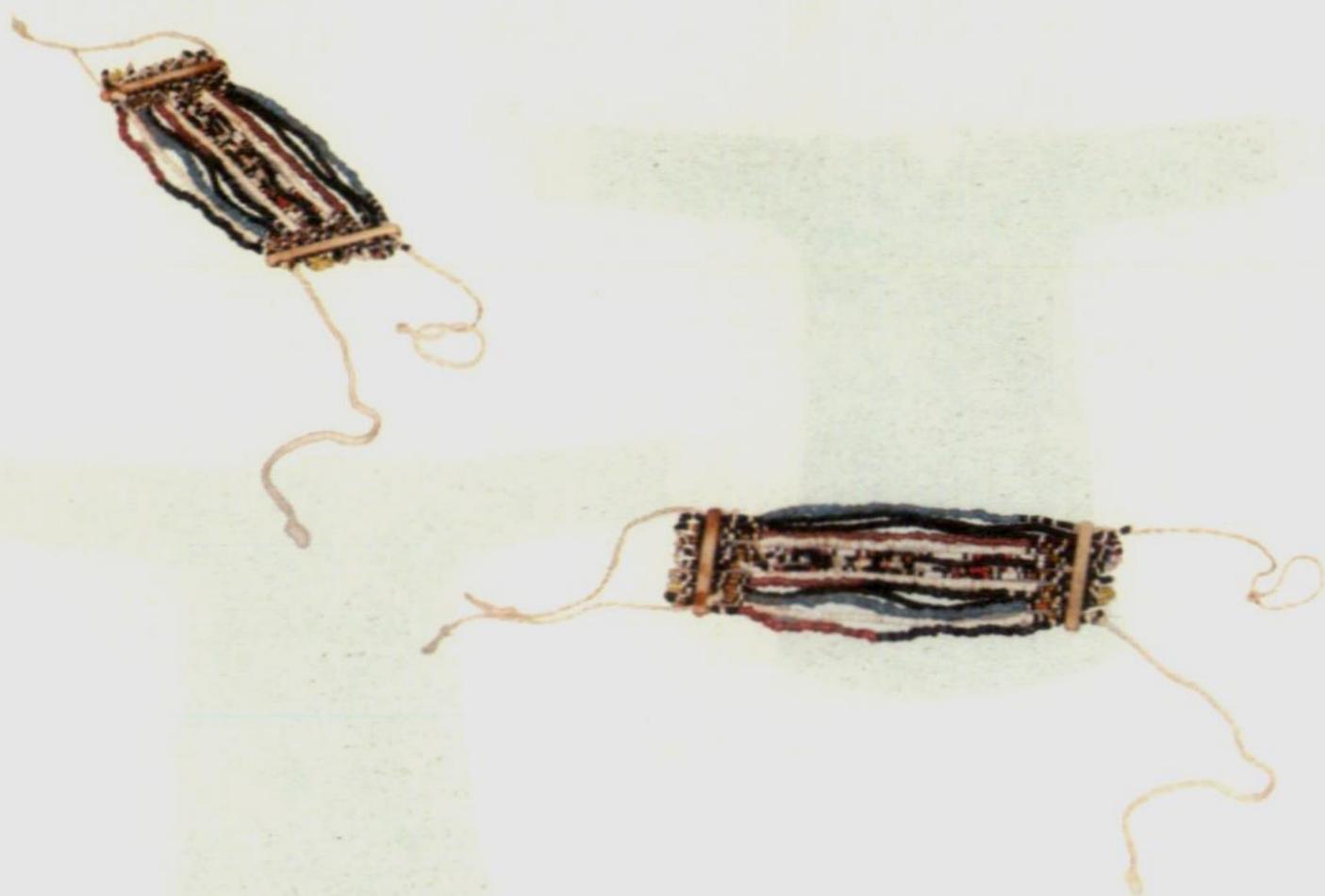
年代：待考

材質：琉璃珠

尺寸：長38.5公分

寬6公分

說明：本件平埔族琉璃頸飾，由紅、黃、白、黑、藍、綠等15串琉璃珠串組成，前後以獸骨片穿孔間隔。原住民族之琉璃珠不但有男珠、女珠之分，每顆珠子的色彩、紋樣、排列順序，也各有名稱意涵，他們賦予這些琉璃珠生命與神聖的意義，使其充滿神秘之美。



(俞惠鈞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助理研究員)

臺灣文獻 別冊

23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編輯委員 / 溫振華 戴寶村 林美容
陳憲明 吳學明 林呈蓉
謝嘉梁 林金田 蕭富隆
劉澤民 陳文添 林文龍

發行人 / 謝嘉梁
總編輯 / 林金田
主編 / 陳聰民
編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封面題字 / 林美蘭

美術設計 / 蕭淑薇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 - 43 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話 / 049 - 2316881 - 403.407 (分機)

傳真 / 049 - 2329649

郵撥帳號 / 21271761

戶名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 / ljtz@mail.th.gov.tw

shj@mail.th.gov.tw

印刷者 / 財政部印刷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鼓亭笨

笨仔頂

笨仔壁

笨仔嘴、穿板

笨仔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第五十八卷第四期發行 附贈